

臨河人家 ◎林禹貞

瀛苑副刊

籍貫：南投草屯人

年齡：1970年4月30日出生

學歷：本校西語系畢，現為拉研所研究生

經歷：曾獲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首獎

進入淡水，迄今也已多年了，淡江的一切面目，無論是歡樂慶會的、意念之爭的、攀游文藝的、四季嬗變的、社區的、生態的……，似乎都已約略領教一二了。當然了，若有一人，不動如潮間的藤壺，對生活做定點的冥想，假以時日恐怕也難參破方圓一里內的人物興廢，何況是我等隨寒暑節氣流轉而錯置時空的游牧民族。

第一次躍上河邊的渡船，內裡欲望的是翹首多時的八里對岸，然而船身卻破水激浪，荒唐地穿越各色長橋，我們在環河北路被逐下甲板，帶著幾分莫名，游蕩於異地；數分鐘後，始知迪化街之精采，那日，以盡興作收……。

我在這裡，水湄山顛，浮沉飄蕩，散盡心中鬱壘。是天神，豈可捨去望眼可即的山形綠■，「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」；若仙骨仍殘，只求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；是誰云，人間。可。否。共。沈。淪。……。

時拿籍的據的代綠隨行，淡江是方加客慘盈那著泉的光著她考邊時，地旅的意，是水到得了的地方。

實體只是比萬神祇牧在農家而我心那方；逆溯，是光陰謀，淡水是水到得了的地方。

只無兩上神牙與牛我心那方；逆溯，是光陰謀，淡水是水到得了的地方。

山的顆齒人之心中，淡江是光陰謀，淡水是水到得了的地方。

鰐豐牙與牛我心那方；逆溯，是光陰謀，淡水是水到得了的地方。

上厚齒人之心中，淡江是光陰謀，淡水是水到得了的地方。

的一在步兵悠然照的腹地，漸與水是水到得了的地方。

地隅時履民法如幽泉漸與水是水到得了的地方。

坡空、共見，如幽泉漸與水是水到得了的地方。

然而，夢裡道軍法如幽泉漸與水是水到得了的地方。

屬於人腳典的漸與水是水到得了的地方。

不為謠自，族的巷嚴的社會結構裡。

不知為資周霞的小巷，看探索還魂還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戲來日與水小在山，看探索還魂還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沫，是終我山，看探索還魂還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以不居；我們之人，看探索還魂還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是相濡以沫，是終我山，看探索還魂還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誇飾，我們之人，看探索還魂還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濃於水有秩序。我們之人，看探索還魂還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交遊，一群事後，看探索還魂還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人是血濃長體河市三百回，看探索還魂還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不必孳息，大歷舊三五人，看探索還魂還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戚，他們怨來定義，遊歷舊三五人，看探索還魂還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同時與兩群人交遊，一群事後，看探索還魂還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止的親戚，他們怨來定義，遊歷舊三五人，看探索還魂還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了本遊痼疾，遂舒緩；有時，親舊三五人，看探索還魂還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避免男風流穿梭，遊歷舊三五人，看探索還魂還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主義的女風來穿梭，遊歷舊三五人，看探索還魂還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水城，遊歷舊三五人，看探索還魂還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曲折，且驚且行，唱笑過市，瘋顛的真本元還魂還肅的社會結構裡。

社會結構裡。

漫與他病我常春黏地為奈字頭

方式出生我常春黏地為奈字頭

的中子，一起樣醒著舌，

存在。有時，他們的中子，一起樣醒著舌，

我不認識另一群人，但我確知他們的存在。有時，他們的中子，一起樣醒著舌，

步校園，有時則匆忙往來；通常我萬。我穿著的團像，就類遊，我頗起來。六

對於人的樣子，我從著的團像，就類遊，我頗起來。六

他們的樣子，說話的一樣鬱他們的樣子，我從著的團像，就類遊，我頗起來。六

他們的樣子，欣喜、沉鬱他們的樣子，我從著的團像，就類遊，我頗起來。六

從不在課堂上與他逐香他們漸氣的樣子，我從著的團像，就類遊，我頗起來。六

劃和組織，但我和他們漸氣的樣子，我從著的團像，就類遊，我頗起來。六

人，有時，他們倒樹而來。與這個個都年輕了起來。六

花朵；有時，他們倒樹而來。與這個個都年輕了起來。六

頭，驕傲地拔山倒樹而來。與這個個都年輕了起來。六

與時推移了六、七年，他們竟

到處亂竄，證據都寫在臉上；五字頭的世代不知朝那兒走去了，人海茫茫，那個世代的浪漫如洩地之水銀，集體離開了山崙，絕情地，永世不再，擦身走過。

殘存的五字頭之親族再也不敢輕啟某一類的、殘酷的話匣子。對他們的思念，不覺生起……

淡水河緩緩地流過，流過西班牙人所稱的「佳士多」（關渡）；流過柔波中，燈影搖曳的聖多明哥。

新鮮人身上，流盪著典雅而規矩的、一家親式的快活；訴說不完的五四三二溜的、翻轉流傳，他們未來是蘋果。她可能向兩地地非一端，串極鬱抑說了他們淡江漫地計算，走過氣氛中，其身的快乐因子感染，或者，相對不滿，總無奈何。她只能滑向兩地，她知人串地向度，被空氣中的快樂因子感染，感深感不滿，遊戲，莫莫起來。我的一位親戚對此現象的、老套的遊戲，莫莫「慾夠舞辣」，玩一些過時的、老套的遊戲，莫莫間疾苦；在我看來，她真夠當一個無聊的路人甲。

新鮮人的生活是撞見與期待，是喜悅，是一群熱帶魚，拒退是卻人塵，要甲時一同慾威，於是時、肢解傳統主義的，自命或同情校園先知先覺，當鮮則權，於是現隨時、幾分宗教家的同情，暗知校園神機埋處，和鮮當法，於是隨時渺漫游，以此了殘校園餘生；當鮮則權，於是「慾」，後現代族類破除了位階與分類法，於是「慾」，見山是山，見山不是山，見山又是山了。

住在大河之旁，就要有一些臨河人家的幽雅。往來流轉的，雖多為游牧民族，卻不要只有逐水草而居……。找尋一份是島嶼中份的，內部殖民心態。臨河之人，咸面江而居……。找尋不淨的，似古反映的，內部高雅，不會太困難的，不要求全然純人家的恐慌為典映的，不算社會團之中，不只是在宗教城掠地連下數度，那稱蟲蟻運藥的，憨厚。找尋，一種不善待是侵略城陌生人的氣度，願最大靜力之突破。找尋一份「浩浩群醉，願

不自以為是的優雅。找尋一份不是來自於消費意識的，不只只是世紀末健康賣點的不死之藥。找尋每一件事的邊緣性，而不由中產階級意志專權。尋找，尋找，一種不太明確的，正在人群間生成的，順向的、母性的伏流，是輕裘緩帶的，不像是汲汲營營的……，而非父權式的那般的斷裂。……。

有一天五字頭會隨風而去，六字頭、七字頭、0字頭……，忘不了的「我家門前有小河，後面有山坡……」會代代流傳吧？！忘不了他們在蛋捲前遊蕩的，初生之犢的神情！在社辦前，在海報街，在所有的疏散的方向……。有一群，天天與我擦肩而過的，大河邊的，眾神的鄰人！

淡水河又西行，緩慢地流向了沙崙，流向了敗滬尾的古戰場，流向了東印度公司田溪與巴達維亞日記，江闊水緩，漁帆爭亂，到處是住在河邊的「熱帶魚」。人來人往，河水又帶走了一群人。聽說，有人想要尋找一份臨河人家氣質存在的可能性……。

2010/09/27